

但实际上具有“典型”作用，能够由推及一般的“诗”，以及诗的功能、性质，直到体裁和技法。《孔子诗论》是不出世的异珍，其核心是突出“情志”而有异于汉儒迁说。明乎，可惜我对战国文字并无研究，只能借重甲金文对“诗”、“志”与“赋”、“兴”等关键字做一些对照分析。沿着《诗论》所提供的思路，我还简单地陈述了“诗教”、思无邪、美刺、正变与中和美学的关系，展示“诗言志”的多面相。采、赋、观、赋诗制度的“真实性”与政治合法性，以及《诗》的Charten（凭照）功能。但这大部分是体例需要，并非我们用力所在。我的希望是，在《诗论》的光照之下，对《诗经》的某些篇章，特别是有关“婚恋——过渡仪式”的篇章，做较新的人类学阐释。《诗经》与相关口头文学的“套语”或“模板”，也是我们兴趣的焦点；但与王肃赋《钟与鼓》不同，本书更关注它的随机与性独创性，抒情内容对它的制约以及它的反作用。由此我们斗胆反对时贤们关于《诗经》大部分“非民歌”的新见解。我们更希望对《诗经》六义、兴观群怨等老问题能有所发明。例如，“风”最可能源于“性气息”传播，跟爽脆的“风；风”信仰、圣乐器（风箫）传说有些关系；“雅”以打击乐夹用来节乐，跟“咸和”相似，暗示着诗人用至“儒先”从“相力”到“相礼”到“相政”的迁过过程；“颂”则含着对祖先、英雄、尊神威仪容貌的赞美。“赋”是“流水账”的诵读与铺衍。“比”含比事“兴”则来自“夸夸号子”的领引，它跟灌溉、祈雨等仪式的关联，还涉及作为“本土”或“天气巫物”的“蓍”（或前蓍）的演化；其成为《诗》的技巧或机制，则以“首句喻”为大宗，经营造气氛，引起“动机”，花样繁多，空想，至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几乎是初民教育的全部。这种想法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隔年而珍贵的。

这些大都出自私思，但也尽可能提供理据，略举异说，以供专家与读者采择、批评。此书与“破译”系列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小同大异，可以相互补充，对谈。限于篇幅和能力，许多问题或诗篇都没有论及，有的只是稍事触及而不展开。好在目前《诗经》注译和介绍很多，大部分质量较高，最好准备一二，翻阅参照。除了“破译”系列已出诸书的相关著作之外，我还写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真实性》、《说大籁》、《大生水的神话学研究》等论文，都涉及儒家及其由来和诗学、礼乐观念，可供参考。2004年8月，我以《新原儒——兼解“儒；柔”之惑》参加上海“世界中国学”大会，更是题内应有之义而本书未论及者，希望海内外方家能有以教之。

这本书，跟我在“破译”系列里参写的几种一样，都是由点到面，“借题发挥”式的，所以题曰“推绎”。先秦诗学，许多表面上非《诗》，但实际上具有“典型”作用，能够由其推及一般的“诗”，以及诗的功能、性质，直到体裁和技法。《孔子诗论》是不出世的异珍，其核心是突出“情志”而有异于汉儒迁说。明乎，可惜我对战国文字并无研究，只能借重甲金文对“诗”、“志”与“赋”、“兴”等关键字做一些对照分析。沿着《诗论》所提供的思路，我还简单地陈述了“诗教”、思无邪、美刺、正变与中和美学的关系，展示“诗言志”的多面相。采、赋、观、赋诗制度的“真实性”与政治合法性，以及《诗》的Charten（凭照）功能。但这大部分是体例需要，并非我们用力所在。我的希望是，在《诗论》的光照之下，对《诗经》的某些篇章，特别是有关“婚恋——过渡仪式”的篇章，做较新的人类学阐释。《诗经》与相关口头文学的“套语”或“模板”，也是我们兴趣的焦点；但与王肃赋《钟与鼓》不同，本书更关注它的随机与性独创性，抒情内容对它的制约以及它的反作用。由此我们斗胆反对时贤们关于《诗经》大部分“非民歌”的新见解。我们更希望对《诗经》六义、兴观群怨等老问题能有所发明。例如，“风”最可能源于“性气息”传播，跟爽脆的“风；风”信仰、圣乐器（风箫）传说有些关系；“雅”以打击乐夹用来节乐，跟“咸和”相似，暗示着诗人用至“儒先”从“相力”到“相礼”到“相政”的迁过过程；“颂”则含着对祖先、英雄、尊神威仪容貌的赞美。“赋”是“流水账”的诵读与铺衍。“比”含比事“兴”则来自“夸夸号子”的领引，它跟灌溉、祈雨等仪式的关联，还涉及作为“本土”或“天气巫物”的“蓍”（或前蓍）的演化；其成为《诗》的技巧或机制，则以“首句喻”为大宗，经营造气氛，引起“动机”，花样繁多，空想，至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几乎是初民教育的全部。这种想法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隔年而珍贵的。

这些大都出自私思，但也尽可能提供理据，略举异说，以供专家与读者采择、批评。此书与“破译”系列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小同大异，可以相互补充，对谈。限于篇幅和能力，许多问题或诗篇都没有论及，有的只是稍事触及而不展开。好在目前《诗经》注译和介绍很多，大部分质量较高，最好准备一二，翻阅参照。除了“破译”系列已出诸出的相关著作之外，我还写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真实性》、《说大籁》、《大生水的神话学研究》等论文，都涉及儒家及其由来和诗学、礼乐观念，可供参考。2004年8月，我以《新原儒——兼解“儒；柔”之惑》参加上海“世界中国学”大会，更是题内应有之义而本书未论及者，希望海内外方家能有以教之。

这本书，跟我在“破译”系列里参写的几种一样，都是由点到面，“借题发挥”式的，所以题曰“推绎”。先秦诗学，许多表面上非《诗》，但实际上具有“典型”作用，能够由其推及一般的“诗”，以及诗的功能、性质，直到体裁和技法。《孔子诗论》是不出世的异珍，其核心是突出“情志”而有异于汉儒迁说。明乎，可惜我对战国文字并无研究，只能借重甲金文对“诗”、“志”与“赋”、“兴”等关键字做一些对照分析。沿着《诗论》所提供的思路，我还简单地陈述了“诗教”、思无邪、美刺、正变与中和美学的关系，展示“诗言志”的多面相。采、赋、观、赋诗制度的“真实性”与政治合法性，以及《诗》的Charten（凭照）功能。但这大部分是体例需要，并非我们用力所在。我的希望是，在《诗论》的光照之下，对《诗经》的某些篇章，特别是有关“婚恋——过渡仪式”的篇章，做较新的人类学阐释。《诗经》与相关口头文学的“套语”或“模板”，也是我们兴趣的焦点；但与王肃赋《钟与鼓》不同，本书更关注它的随机与性独创性，抒情内容对它的制约以及它的反作用。由此我们斗胆反对时贤们关于《诗经》大部分“非民歌”的新见解。我们更希望对《诗经》六义、兴观群怨等老问题能有所发明。例如，“风”最可能源于“性气息”传播，跟爽脆的“风；风”信仰、圣乐器（风箫）传说有些关系；“雅”以打击乐夹用来节乐，跟“咸和”相似，暗示着诗人用至“儒先”从“相力”到“相礼”到“相政”的迁过过程；“颂”则含着对祖先、英雄、尊神威仪容貌的赞美。“赋”是“流水账”的诵读与铺衍。“比”含比事“兴”则来自“夸夸号子”的领引，它跟灌溉、祈雨等仪式的关联，还涉及作为“本土”或“天气巫物”的“蓍”（或前蓍）的演化；其成为《诗》的技巧或机制，则以“首句喻”为大宗，经营造气氛，引起“动机”，花样繁多，空想，至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几乎是初民教育的全部。这种想法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隔年而珍贵的。

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萧兵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萧兵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萧兵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

ISBN 7-216-04512-2

I. 孔…

II. 萧…

III. 孔丘(前 551~前 479)—古典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569 号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萧 兵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543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7

插页:1

版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500

定价:48.00 元

书号:ISBN 7-216-04512-2/I·416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这本书，跟我在“破译”系列里参写的几种一样，都是由点到面，“借题发挥”式的，所以题曰“推绎”。先秦诗学，许多表面上讲《诗》，但实际上具有“典型”作用，能够由其推及一般的“诗”，以及诗的功能、性质，直到体裁和技法。《孔子诗论》是不世出的异珍，其核心是突出“情志”而有异于汉儒迂说。可惜我对战国文字并无研究，只能借重甲金文对“诗”、“志”与“赋”、“兴”等关键字做一些对照分析。沿着《诗论》所提供的思路，我还简单地陈述了“诗教”、思无邪，美刺、正变与中和美学的关系，展示“诗言志”的多面相，采、献、观、赋诗制度的“真实性”与政治合法性，以及《诗》的 charter(凭照)功能。但这大部分是体例需要，并非我的用力所在。我的希望是，在《诗论》的光照之下，对《诗经》的某些篇章，特别是有关“婚恋—过渡仪式”的篇章，做较新的人类学阐释。《诗经》与相关口头文学的“套语”或“模板”，也是我们兴趣的焦点；但与王靖献《钟与鼓》不同，本书更关注它的随机性与独创性，抒情内容对它的制约以及它的反作用。由此我们斗胆反对时贤们关于《诗经》大部分“非民歌”的新见解。我们更希望对《诗经》六义，兴观群怨等老问题能有所发明。例如，“风”，最可能源于“性气息”传播，跟夷殷的“风：风”信仰、圣乐器(凤箫)传说有些关系；“雅”以打击乐器用来节乐，跟“成相”相似，暗示着诗人乃至“儒先”从“相力”到“相礼”到“相政”的迁动过程；“颂”则含着对祖先、英雄、尊神威仪容貌的赞美。“赋”是“流水账”的诵读与铺衍。“比”含比事。“兴”则来自“夯地号子”的领引。它跟灌祭、祈雨等仪式的关联，还涉及作为“术士”或“天气巫师”的“儒先”(或前儒家)的演化；其成为《诗》的技巧或机制，则以“首句喻”为大宗，而营造气氛，引起“动机”，花样繁多。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一个连续并且互动的有机过程，具有深潜的民俗神话学“背景”。初

民“不学诗”，则“无以言”，诗有如“实战”的武器或工具。“押韵”（成均）居然是周代高等学校的名称。广义的“乐”，几乎是初民教育的全部。这种想法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稀罕而珍贵的。

这些大都出自私臆，但也尽可能提供理据，略举异说，以供专家与读者采择、批评。此书与“破译”系列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小同大异，可以相互补充、对读。限于篇幅和能力，许多问题或诗篇都没有论及，有的只是稍事触涉而不展开。好在目前《诗经》注译和介绍极多，大部分质量较高，最好准备一二，翻阅参照。除了“破译”系列已出将出的相关著作之外，我还写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真实性》、《说天籁》、《太一生水的神话学研究》等论文，都涉及儒家及其由来和诗学、礼乐观念，可供参考。2004年8月，我以《新原儒——兼解“儒：柔”之感》参加上海“世界中国学”国际研讨会，更是题内应有之义而本书未遑论及者，希望海内外方家师友有以教之。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to poems, this monograph is a specific study based on the Poetics by Confucius, and some other ancient Chinese poetic theories as well as its folklorish and mythic setting. The poetics by Confucius takes the course of its own becaus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emotion” (Qingzhi), and also has sunk into oblivion in more than 2,000 yea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ritique of the text has full of enlightenment, which author put on *The Book of Poetry* and on some other poetic elements. This book has made an anthropology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nds discipline to them too. As to concerning “marriage-transition ceremony” newly explain not may well be the very witty, and like nature itself. To “*The Six Principles of Poetry*” (Liuyi), there is a novel discovery even more. For example: “Wind” (Feng: Folk song) comes from the spread of sexual breath; “ceremonial song” (Ya) originates from the music beat of “Drive Piles” (Xiangchu), which concerns the poets and even “pre-Confucians” whose behaviour followed the principles of “Help to each other’s laboured” (Xiangli), “Treat each other with due respect” (Xiangli) and “Help to rule” (Xiangzheng); “Praising” (Song) used originally for praising somebody’s appearance. They probably, in very beginning, nominated with musical instrument and melody that name, became music poem finally. “Ode” (Fu) was originally read aloud account book and rehearsal. “Simile” (Bi) meant to make a contrast and metaphon between two things. “Association” (Xing) was the leading singer for tamping song(song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as they drove piles). The relation among the “pour rite” (Guanli), “Yu: Dance for rain” (to offer sacrifices and pray for rain), and “Xing” is also relevant to “pre-Confucians” who in former times was “wizard” or “weather wizard”.

In pre-historic tribes nearly and all began with poem, went on the rite(Li), and finished in the music. It was dumb not to study poems. Rhyme was a name of “University” in ancient times of China.

This book is suitable for both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reader’s appreciating, criticizing, consulting well.

(汤惠生等译)

目录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诗学之伊始 1

- 一、《诗论》的作者是谁 1
- 二、《诗论》与《诗序》之同异 4
- 三、《书·尧典》与“诗言志”的提出 11
- 四、“诗言志”的神圣证明 16
- 五、诗与音乐的神秘性 21

第二章 “诗言志”的多面观 34

- 一、“诗”的多义性 34
- 二、诗从“之”不从“止” 38
- 三、“志”的多解性 43
- 四、“情志”理论的“独立”与比照 48
- 五、从命到性,从性到情 56
- 六、孔子论诗不及于情吗 67

第三章 《诗》的采、观与赋诗明志 76

- 一、采诗的可信性 76
- 二、“专对”的语义场 83
- 三、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 91
- 四、诗可以观 98

目录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第四章

诗教或诗用 106

- 一、思,而无邪;言,而无游 106
- 二、“温柔敦厚”尚属可信 111
- 三、诗是一种“持” 114
- 四、有言、无言之吊诡 117
- 五、“四始”与夫妻之爱 124
- 六、以色喻礼与“贤贤易色” 130
- 七、《诗论》也讲美刺 134
- 八、“正/变”极不可靠 143

第五章

《诗经》大部分不来自民歌吗 151

- 一、从孔子不随便删诗说起 151
- 二、夫子恶郑声却不弃郑风 156
- 三、《诗》对民歌的增饰或加工 164
- 四、民歌最爱夸饰 172
- 五、“物质贫困者,精神不会富有” 180

第六章

诗可以群:套语,过渡仪式 189

- 一、“切磋”跟“群”有什么关系 189
- 二、诗、乐的群集与谐振作用 193
- 三、集体抒情 198
- 四、“庠兴”与相丧 204
- 五、《诗经》里的模板句节 207
- 六、可供参照的“套语”或“水词” 216
- 七、“亲迎”与“洗帨”:《诗》里的过渡仪式 231

目录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第七章

风雅颂的由来 251

- 一、诗,风诗与乐曲 251
- 二、“风”与性信息交流 255
- 三、雅夏正声 262
- 四、雅、南,由乐器而乐曲 263
- 五、从春牍“相力”到儒者“相礼” 266
- 六、颂:容:诵:镛 277
- 七、颂重仪容 285

第八章

作为诗歌技法的赋比兴 292

- 一、赋是“流水账” 292
- 二、技法的比兴,其区别 296
- 三、所谓“诗体”的比兴,与美刺的联系 302
- 四、引譬连类与触物感兴 309
- 五、兴的“领引”与“隐奥” 315
- 六、兴,采摘母题与赠遗之风 319
- 七、韵兴 332

第九章

仪式之“兴”与求雨的儒 337

- 一、“兴”字的来源与构成 337
- 二、“兴”与领和之制 345
- 三、兴风起雨 353
- 四、雩与兴,雨与巫与儒 361
- 五、灌、衅与兴雨、兴辞的关系 377

目录

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

第十章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锁链	393
一、诗的启蒙或认知功能	393
二、“乐语”、“文言”和“不学诗，无以言”	397
三、“押韵”(成均)就是高等教育	403
四、“立于礼”：生命形态与轨范的确立	411
五、“乐”——人生的最高境界	420
后记	423

第一章 中国诗学之伊始

一、《诗论》的作者是谁

《孔子诗论》(简称《诗论》)楚简从香港购回,经过马承源等的辛勤整理考订训释,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极大重视。

《诗论》所署(不一定是真正的)作者,整理人以为“孔子”(合文)。多数专家予以肯定,但也有异议(孔子为“讲授者”则略无疑辞)。

裘锡圭曾以为应定为“卜子”。李学勤也以此合文为“卜子”^①。卜子名商,字子夏(前507~前400),是孔子重要门徒。

黄锡全则以为“子上”^②。可见公认《诗论》记述孔子诗学,但主要由谁来“曰”,还有所争议。

“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

李学勤以为,能引述孔子这许多话,必与他接近,如子思一般,所以,“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③。孔子最赞赏子夏对《诗》的敏感,引为同调。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礼记·乐记》说他曾为魏文侯师,与其论乐,虽然保守,却是优秀音乐评论家。看《楚竹书》字形颇似“卜子”,由子夏来绍述师说也有道理。但看上古有关孔子言论典籍,无论体例或内容,“卜子曰”问题也多。

这类书,除了《论语》有时不署主名,大多数是标明“孔子曰”或“子曰”,不问是忠

① 参见李学勤:《再说“卜子”合文》,清华大学帛书讲读班第13次研讨会,2000年11月11日。

② 参见黄锡全:《“孔子”乎?“卜子”乎?“子上”乎?》, <http://www.bamboosilk.org>, 2001.02.26.引见刘信芳。

③ 参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简称《楚竹书研究》),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1~57页。

实记录,耳闻目睹,抑或辗转流布,间接传承,甚至假托“圣言”,借重先师,都是直书“子曰”、“孔子曰”,以表其为孔子学说真传。如果这样大量地直署“卜子曰”,那只能表明其为子夏运用并且发挥先师的(诗学)思想,“著作权”应属卜商而不是孔丘。这,不但没有证据,也不大合于事理——学生明明在绍述老师的观点,却处处标明“学子”的称号,起码是不谨慎。这恐怕不是孔门弟子的作风。字形或似,体例乖违,的确是个问题(持“某子说”看法的学者大抵不反对此“论”系孔子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何况下文还有“仲尼曰”或“丘”怎样怎样,都可证明其基本出于这位儒家宗师的思想、观点)。

李学勤反复强调,“《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其人即子夏。《汉书·艺文志》载,毛公之学,自谓传自子夏;到三国时,陆玕更坐实《诗序》为子夏所作^①。《诗传》与《诗序》(大序)确似一脉相承,类同处不少,因为它们到底都是早期儒家系统的诗学。但相异处更多。《诗论》更近古,近真,更近孔子的思想、心理、性格,或者说更多映写出孔子诗学的积极面(例如突出“情志”),因而弥足珍贵。

姜广辉认为,《诗论》应定名《诗序》,可别称《古诗序》^②。此正如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说: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

可能,子夏所作的就是这个被命名为《诗论》的《诗序》,而不是习见的《毛诗大/小序》。这也是《诗论》作者为卜子说的一个文献根据。但《诗论》是否能看作《古诗序》,还要求更多的论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小孔子44岁。索隐云:“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子夏);又传《礼》,著在《礼志》。”(7·2203)上古文学,盖犹西方之 literature,指学术文艺,别于行为道德功业或政经军事,决不限于“语言的艺术”,所以六经擅其四,当然也包括《诗》。扬雄《法言·吾子》说,“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是子夏们更多继承孔子学术,如邢昺《论语疏》所说:“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子夏之“传经”,尤其是传《诗》,确实都可称“文章博学”^③。

子夏在孔门弟子中,思想、作风都不是十分“纯”的。孔子首重立德,次立业,最后才是立言。而子夏不但偏重学术,在“贤”(参见插图一)上有些“不及”而未得其“中”。所以夫子告诫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晏注:“君子之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

^① 李学勤:《〈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第11页;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J2,2002年第8期,第47页(简为《人大复印资料》,代码、年月、页码);《新华文摘》2002年第7期,第97页。

^② 参见姜广辉:《初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2卷第2期,2002年,第3~9页。

^③ 参见杨朝明:《子夏传经之学考述》,《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简称《第五届》),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83~88页。



插图一 庄敬端肃的孔子

(古人绘画)

儒家重视礼容节仪，端肃庄敬、温良恭俭让，被认为是“内圣外王”在仪表上的体现。这跟《颂》诗“美盛德之形容”，赞威仪之显赫相一致。

则矜其名。”当然子夏决非小人，但应该自警，更须努力。

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跟他讨论过古今乐；据说，还教过李克、吴起，他们都是兵家，具有法家先驱趣向。《荀子·非十二子》还攻击这一学派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贱儒即小人儒，属于“另类”。

子夏对《诗》有很大兴趣。问于夫子的正是那最艳冶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以绘事后于素（礼文后于质）回答。他十分颖悟：“礼后乎？”夫子赞叹他的聪慧与机敏：“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断章取义，借题发挥，自由联想，又

画龙点睛，而一语破的，正是中国诗学传统之嚆矢。《孔子诗论》基本上属于这个路数。

我们对战国文字缺乏研究，对于《诗论》“作者”问题没有特别观点，只是参考诸家学说和儒籍常识，形成以下初步看法：

(1)“□子曰”看起来有些像“卜子曰”，但就先秦前后儒籍多署“孔子曰”、“子曰”而言，可能性不很大，却可视为一种重要看法；

(2)孔门弟子中，确以子夏传“诗”而述其“学”的可能性较大；

(3)《诗论》很可能由子夏或子夏一派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绍述先师“诗学”撰作而成，目前仍依已形成的习惯称为《孔子诗论》(简称《诗论》)；

(4)《诗论》确实反映孔子诗学主要论点或基本精神，也映射着春秋诗学风气，但独具“特色”，例如强调《诗》或“诗”的“情志”性质，与旧传有别，跟汉儒诗说区别更大；

(5)这种“特色”，较大可能是记述者突出孔子诗学所固有或所潜在的“重情”成分，也不排除其为记述者所故意“发挥”。

二、《诗论》与《诗序》之同异

《诗序》作者之争,至为激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为说经家“第一争诟之端”。为之列表简举如下①:

《诗序》作者诸说

序号	《诗序》作者异说	立说及援同者	所载著作	备 注
1	《大序》子夏作 《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汉·郑玄 唐·陆德明	《诗谱》 《经典释文》	唐·成伯屿说 略近此
2	子夏作	魏·王肃 梁·萧统 唐·孔颖达 清·阎若璩 毛奇龄 陈启源 朱彝尊 王鸣盛 钱大昕 赵 翼 陈 奂 朱冠华	《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注》 《文选》 《毛诗正义》 《毛朱诗说》 《白鹭洲主客说诗》 《毛诗稽古编》 《诗论》 《蛾术编》 《十驾斋养新录》 《陔余丛考》 《诗毛氏传疏》 《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文史》16	
3	卫宏作	《后汉书·儒林传》 晋·陆玑 宋·朱熹 叶梦得 清·姚际恒 崔述 魏源 谢六逸 顾颉刚 郑振铎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诗集传》 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 《诗经通论》 《读风偶识》 《诗古微》 《诗经研究》 《史林杂识》 《读毛诗序》	郑说,卫宏或其他 后汉人作

①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谢无量:《诗经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26~28页;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

续表

4	非一人一时之作,卫宏写定	洪湛侯	《诗经学史》	
5	子夏作,毛公、卫宏修补	《隋书·经籍志》		
6	汉儒借子夏名作	唐·韩愈	《诗之序议》	
7	子夏裁定首句,毛公申足其辞	唐·成伯屿 陈子展	《毛诗指说》 《诗经直解》	成以为《大序》子夏作
8	毛氏之学,非一人之辞,卫宏集录	宋·苏辙	《诗解集传》	郑振铎述如 6, 疑误
9	《大序》孔子作,《小序》“国史”作	宋·程颐	《伊川先生语录》; 参叶适、范处义等说;	或以为孔子前“乐官”作
10	大师等,属周代乐教范本	王小盾、马银琴		参见方铭文
11	诗人自作	宋·王安石	参见范家相《诗藩》	参《诗义钩沉》
12	村野妄人作	宋·郑樵 王质	《诗辨妄》 《诗总闻》	谢六逸云,郑亦主采诗史官作;参见《宋史·艺文志》
13	首句为孔子所题	王得臣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4	山东学究作	宋·朱熹	《朱子语录》	
15	秦汉经师作	宋·范家相	《诗藩》	
16	毛公或毛公学派所作	曹粹中 〔日〕青木正儿	《放斋诗说》 《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	
17	首二语为毛前经师所传,以下为毛后弟子所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陈允吉	《诗序作者考辨》	参见《诗经学史》及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评述
18	首句刘歆作,其余卫宏作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19	《大序》郑兴、郑众、卫宏等作,《小序》经师作,郑玄集其大成			参见袁和平《汉代诗经学论》
20	毛公初作,郑玄定稿			同上
21	《大序》不知谁作 《小序》大、小毛公作	朱自清	《经典常谈》	
22	《大序》采周秦旧说 《小序》汉人作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刘信芳以为《序》含古老口传成分,由汉人最后编成
23	汉代毛诗家作	胡念贻 袁和平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	袁和平《汉代诗经学论》持传、序一人所作说
24	缺疑	朱东润 郭绍虞、王文生	《诗三百首探故》 《中国历代文论选》	

有一种看法是《诗序》甚古,甚至早于孔子。此说值得一论。案宋叶适曾说:“《诗序》随文发明,或纪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这还没有推得过早。

范处义《诗补撰》则坚信其为孔子前后旧说:“使《诗序》作于夫子之前,则是夫子之作录;作于夫子之后,则是取诸夫子之遗言也。”(据郑振铎引)

而王安石径以为“诗人自作”小序。

案:宋人程颐曾提出看来更为奇特而又古怪的说法——孔子作。

《诗·大序》,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圣人(一般认为指孔子)作此以教学者。……

而《小序》则来自“官方”学说。

《序》中分明言国史(专职史官)明乎得失之道;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

意思是,《小序》在孔子前就已存在,而为“国史”所作。郑樵亦谓,可能是“采诗史官”(或乐官)所撰。其说当然无据。然而,《孔子诗论》出,我们知道所谓“断章取义”,触类旁通,随机联想,借题发挥,确是孔子诗学的一贯作风,《论语》已屡见不鲜,《诗论》亦扬此习而较《诗序》少些史实比附;它虽然基本属于春秋说诗用诗传统,却保存着“初始儒家”旧说,颇有精华可采;只是《小序》变本加厉,踵事增华,较大可能为汉代经师添加(但也有部分足参,少量可采)。

关于《小序》,王小盾、马银琴的看法相当独特新颖:它是先秦文学研究的标准,中国诗论的基石。

其中一部分序例以说解诗歌仪式功能为内容,它们直接关联于周代的礼乐仪典;另一部分序例采用“美□□”、“刺□□”格式,它们直接关联于当时的采诗、献诗制度。^①

既是王官在采诗记录之时便要附上说明,那在理论上,它的历史必定古老:与“记录”同步。“它的产生时代,应当在诗歌被采集、被编辑之时,换言之,它是诗文本结集的伴生物”;然而,它又“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之后才最终成形的”^②。

他们认为大师在以“六诗”教一般瞽矇时还进行了《诗序》的传授^③。

①②③ 王小盾、马银琴:《从〈诗论〉与〈诗序〉的关系看〈诗论〉的性质与功能》,《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7期,第101页。